村 戏

□ 苏成华

我们那个村子叫菜河湾,当菜河水由温变凉的时候,村里请的戏班子就来了。这时,秋风渐起,已是农家歇锄停犁的农闲时光了。

戏班子一般是由村里集资从外地请来的。所谓集资,也就是每人或每家摊多少斤粮食而已。农民过日子是万分节俭的,一颗豆也要捡到兜里,一粒米也要放在口中,但他们对于听戏,却是商量好似的一致慷慨。

听戏的那几天,村里的气氛是庄严的,甚至有几分神圣。看吧,男人注意刮胡子了,女人注意梳头发了,就连小孩子,也穿了花衣裳蹦蹦跳跳地出门去。吵架的少了,说笑的多了;唉声叹气的少了,欢天喜地的多了。乡亲们都说,天天过这样的日子多好啊。

戏台子是搭在村子中央的。戏班子还没到来,戏台子就开始搭建了。搭戏台子的时候,小孩子天天在这里玩耍,大人们则饭前饭后到这里转转,看看,笑呵呵地评头论足,就好像谈论自己的庄稼一样开心。

演戏的日子越来越近,而乡亲们的心弦却绷得越来越紧,好像久别的游子一旦走近家乡,心情越来越胆怯、越来越激动一样。于是,他们赶快抹桌子,擦窗子,扫院子,骑了自行车接亲戚。而那些已成为岳父岳母或者姑、姨、舅的老爷子、老太太们,这个时候感觉活得最滋润、最得意、最自豪,尽情地享受着孩子们的孝顺。

戏还没有开演,戏台子周围早早就排满了人,有的坐在凳子上,有的躺在车子上,有的没车没凳,就脱下一只鞋子垫在屁股下。小孩子坐无章法,站无规矩,乱蹦乱跳。而那些卖油条的、卖麻花的、卖瓜子的、卖小米粘糕的小摊小贩,则可着喉咙吆喝着,好像他们不是在卖东西,而是在比嗓门。再看看那些观众吧,有的呼儿唤女,有的喊爹叫娘,里面的给外面地喊:“给我买个油条!”外面的给里面地喊:“替我占个座位!”里面的出不去,外面的进不来,就挤。不知谁撞疼了谁的腰,谁踩着了谁的脚,两个人就红了脸,捏了拳头,一阵推搡……结果,整个戏场如闹场,喊声、叫声、骂声像煮沸的开水一样,不绝于耳。

但就在这时,随着锣鼓一响,场下立时静寂无声,尤其是演员将要出场的时候,大家更是屏住了呼吸,再也顾不得吵架和喊叫。而那演员却偏偏不急于走出,先是在幕后一声高喊,如春雷滚滚,碾过大家的头顶。这一嗓子不要紧,台下立时叫好一片,说这声音又亮又脆,发时如猛虎下山,收时如神龙归海,真是干脆利落,不服不行啊。但随之,大家以为演员应该出来了吧,但他不,依然藏在幕后,并有板有眼地开唱起来。这时,那琴、笛、竽、磬、二胡、琵琶、梆子、长管短号等一应乐器开始伴奏,配合得真是恰到好处、天衣无缝,益发显出那戏曲唱得精彩。而越是这样,演员显得越神秘,越让大家心痒难耐。就在这当儿,突然幕布一甩,演员终于走出。但他并不是正面相向,而是以背面众。只见那粉底官靴一步一步退着走来,沉稳而毫不轻浮。步子声声敲打着乡亲们的心弦呀,有的嘴巴张开了忘了合上,有的口水流出了忘了擦去,有的吃了半个米糕忘了咽下……就在唱着唱着的时候,就在观众们不意之中,只见那演员脚一跺,手一指,虎背旗一抖,叫一声“呔呀……嗨!”,猛然转身。再看场下吧,本来如冰雕泥塑般的群体,这时则哗然一声,好像风摆麦浪,大家的身体立时有了反应,掌声、笑声、叫好声,响成一片!

乡亲们听戏,爱听熟悉的段子,不喜陌生的曲目,《对花枪》《打金枝》《朝阳沟》等等这样的戏文纵然听了一遍又一遍,但每次听每次爱,百听不厌。乡亲们听戏时,不但要听,还往往忍不住唱。你常常会看到这样的情景:台上锣鼓响,台下手指敲;台上引吭高唱,台下低声吟和。乡亲们和演员真是声对声、面对面、心贴心。大家随剧中人忧而忧、乐而乐,达到忘我的境地。

随着生产力和生活水平的提高,如今,村戏逐渐被越来越先进的液晶彩电、智能手机所取代,大家享受着伟大的祖国飞速发展带来的一切便利。然而,对于曾经历过那个物质匮乏年代的人们来说,村戏依然是他们心头一盏明亮的灯、一道诱人的景,更是一段刻骨铭心、难以忘怀的记忆!

时光的温度

□ 马亚伟

朋友喜欢摄影多年,留下了很多珍贵的作品。他让我为他的摄影集取个名字,我默默地翻看这些经年的摄影作品,回忆着往昔岁月,脑海中忽然冒出一句:时光的温度。朋友拍手称好,说这个名字正符合他的初衷,当年他爱上摄影,就是为了把生命中带有温度的片段留下来。

时光本身是没有温度的,是人的经历,赋予了时光温度。过往时光,温情或者微凉,火热或者冰冷,此岸花开或者彼岸花谢,良辰美景或者满目苍凉,都留下了人生冷暖的印记。往事如尘烟,如果不能留下些什么,可能早就散得无影无踪了。记录生命中的种种片段,定格时光,留下永恒。此去经年,再次触摸曾经带着温度的往事,我们的指尖和内心依旧能感知其中的冷暖。

你感受到时光的温度了吗?时光的温度,是我们留下的喜怒哀乐。一路的欢声笑语或者一声叹息,都被时光记录在案。每个人的时光,都有不同的温度。即使你我拥有相同的时光,生活也有可能赐予我们各异的命运,而命运又带给我们不同的冷暖体验。记得我们毕业十年聚会,大家感慨横生,纷纷回顾自己十年的历程,有人十年辉煌,有人十年平淡,有人十年辛酸……人在俗世的海上飘着,不知道会遇到什么。再纵向看,谁的人生也不会永远温暖,谁的人生也不会永远冰冷,无论怎样,来的尽管来吧,感受时光带给我们的各种感受。大家还纷纷预测,再过十年会如何,可能有的人命运会发生反转,体验冰与火的不同境界。所谓人生,其实就是经历;而经历,留下了时光的温度,带给我们或暖或冷的体验。唯有如此,人生的内涵才能够深厚,人生的外延才能够拓展,生命才得以丰富而广阔。

“岁月静好,现世安稳。”我一直觉得,“静好”和“安稳”是最佳的生活状态。时光留下的冷暖相宜的温度,不冰冷,不火热,那种温度能够带来最舒适的感觉,我们不会觉得冷,也不会被灼伤,一切都那么浓淡有度,张弛恰当,是最从容的状态。可是,静好和安稳有时只是美好的憧憬和祈愿。谁的人生能永远静好安稳?人人都有可能遭遇人生的冷雨寒潮,都有可能体验到透心凉或寒彻骨。即使如此,生命也是值得珍惜的。

只有一种色彩的人生是单调的,只有一种温度的人生是乏味的。时光的温度计能够测出曲线状态,才是生活的本来面貌。即使周遭冰冷,我们也要保持内心的温暖,努力朝着阳光的地方前行。走过寒流,一定能迎来春暖花开。没有冰冷哪能感受到温暖的幸福?体验过冰冷更能珍惜温暖。时光留温,冷暖交替,这才是人生的魅力所在。

银杏叶儿复金黄

□ 刘厚珉

周末,重回家乡的黄河故道,徜徉沙滩丛林,遂闯进了一条金光灿烂的羊肠小道,顿觉激情萦怀,感喟颇多。

冬日微寒,银杏叶黄。笔直挺拔的银杏树列队阡陌两旁,意犹未尽地向远方无限延伸,引我眺望,令我遐想。留恋枝头的、眷顾大地的,金色的叶片,密密匝匝的,把一片小天地装扮得金碧辉煌、璀璨夺目。走进银杏树营造的情感意境,我触摸到了人世间的温馨,领略到了大自然的神韵。

“等闲日月任西东,不管霜风著鬓蓬;满地翻黄银杏叶,忽惊天地告成功。”银杏叶并非花,不娇不艳、有情有义、不卑不亢,比花凝重,最懂得时光更替的怜惜、珍贵。归属母亲的脚下,不随风儿去,贴着温暖的胸襟,感受着母亲的微笑;依恋着母亲的肩头,像鎏金的扇面吊坠儿,随着风儿悦动,为流逝光阴鼓掌送别;飘扬在短暂空间的,化身成蝶恋,滑行着气温,嬉戏着阳光,轻轻地撩动着思乡者的心弦、静静地擦拭着期盼者的泪痕。

故道村落有一个叫陶儿的小伙子,自幼酷爱在金黄的银杏叶面上雕文琢画,剔除叶肉,留存叶脉,便勾勒出字体诗韵、人情世故,聚散离合,悲喜交集,刻骨铭心。故道人们总爱好奇地捏着陶儿的作品,对照太阳的表情,让一道道光亮穿透叶面的沧海桑田,细细品味“金风玉露一相逢”“何事秋风悲画扇”“玉纤雪腕白相照”……

陶儿犹爱祖爷爷讲给他的故事,让他展开青春荡漾的微妙想象,陶醉在刀锋和叶片之间,镌刻一段关于远古、关于故道、关于银杏、关于爱情的故事。

黄河故道的沙滩密林深处,有一片尘封凄美爱情的墓地,土冢前耸立着两株古老而茂盛的银杏树,其干相望、冠相拥、桠相绕、叶相依,心心念念,卿卿我我。令人惊疑的是,鸟儿从不在树冠上逗留、搭窝,仅仅群居周边草丛,夙兴夜寐,争鸣唱和。个中缘由,就连陶儿的祖爷爷也说不清、道不明。

陶儿的祖爷爷说过,两株古银杏树,左者叫嵒,彪悍男儿,躯直冠阔,阳刚伟岸;右者叫瑾,清秀女子,枝繁叶翠,蕙质兰心。某朝某代,兵荒马乱,难民逃亡中原黄河一渡口,瑾的老母饥饿难耐,生命垂危,偶遇的嵒冒死跳入沼泽,捕捉鳝鱼赠食,老人转危为安。随后,三人在黄河边上落下脚,嵒、瑾即成了家。嵒拓荒狩猎,瑾饲禽织锦,你恩我爱,孝老敬亲,衣食有余,阖家安睦。

一年后,嵒率领民众治理黄河泛滥,纵身跳入决口夯实木桩,不慎身陷漩涡,壮烈殉难。瑾孑然厮守墓冢,陪伴先夫英魂,默默地消逝丽质、韶华。

十余载后,黄河安澜,民众返乡,扶老携幼,聚祭英烈,惊愕地发现,一具遗骸盘卧嵒的坟茔边沿,颅骨紧紧贴着坟土,显得异常宁静、别样安详……忠烈、贞节,世间懿范!嵒、瑾堪称“黄河儿女”!乡亲们屈膝跪拜,仰天长喟。

随后,人们慷慨捐资,竭力筹劳,在黄河水退却的沙岗子上,将嵒、瑾的遗骨合葬,并在墓地栽植了两株银杏树,一左一右,一雄一雌,冠名嵒杏、瑾杏,以昭示后裔,感恩戴德,珍惜光阴,相望情义,守土尽责。

这是故道的记载,是心灵的陈述。家乡人说,倘若考究,就在流金的季节、流金的故道,叩问金色的银杏叶儿吧!

于是,我深深地俯首大地的温热、耳贴叶片的脉动,静静地、静静地聆听……

于是,我听到了、我真切地听到了,来自亘古的、深邃的金声玉韵—

银杏叶儿,复金黄了,时令正美!

黄河故道,又闪亮了,家乡真好!

构树扶贫记

□ 斯雄

我从小生活在江汉平原,那里河湖沟汊多。当地原生树种不多,能存活的,必须是耐水性的,比如柳树。但柳树属不材之树,无论做房梁还是打家具,几乎都用不上,大多当作柴火烧了。

有一天,去安徽六安市所属的国家级贫困县霍邱,路边不断出现一个标语,引起我的注意:“发展构树产业,助力脱贫攻坚。”

构树产业?还真是第一次听说,那时候我连构树是什么都不清楚。从网上搜出构树照片一看,才恍然大悟:太熟悉、太常见了,在我老家随处可见。

构树属落叶乔木,叶呈螺旋状排列,两侧常不对称,叶片边缘具粗锯齿。其红色的雌性球形头状花序,一些地方称之为“鸡蛋花”。据说,淮河以北多称为“楮树”,淮河以南称为“皮树”,也有称“麻叶树”“醋桃树”“皮桑”的。大约因为叶面的形状像一张猫脸,我们小时候都叫它“猫子树”。家乡农村的田间地头、房前屋后、浅山丘陵,河畔、山谷、荒野,都有构树的身影。即使在城市,犄角旮旯里也常见其踪迹。但构树并不怎么招人待见,甚至有人以“谷田久废必生构”来形容。

构树虽也像柳树那样“不材”,倒也有些功用。《本草纲目》说,该树开碎花结实如杨梅,有益气、明目等功能,过去遇灾荒年成,构树还可以救急救荒。不过,即使作为药材,构树也不稀罕,功用并不独特和突出。一种不材之树,怎么突然与扶贫挂上钩,还弄成产业了?

4月,我走进霍邱县彭塔乡赵圩村的育苗基地。一片并不平整的土地上,长满郁郁葱葱的构树,高不过两尺,枝杈繁茂。负责人随手掐断一根构树的枝丫,断面很快流出黏黏的白色乳液,他说:“人的皮肤受伤或发炎,过去民间用构树的乳液抹一抹,就能起到消炎止痛的作用。”

构树本身好“养活”,在生长的过程中无需施化肥、打农药,基本处于“散养”状态。这点倒和柳树差不多。

我原以为,育苗基地里的构树,就是随处疯长的野生构树。一问方知,是杂交构树。杂交构树是由中科院等研究机构在野生构树基础上,采用现代育种技术,经过十多年的筛选和试验种植培育出来的。其植物粗蛋白含量是玉米的二点五倍,黄豆的一点八倍,远比野生构树粗蛋白含量高。而且杂交构树叶片肥厚,较野生构树丰产。

在我的印象中,构树长得都很粗壮,高可达丈余,可以阴翳蔽日。宋人刘克庄曾如此勾勒构树下的美景:“楮树婆娑覆小斋,更无日影午窗开。一端能败幽人意,夜夜墙西碍月来。”

“这么小的树苗,要长成大树,需要多长时间?”我问。

“不需要长成大树。树苗生长两三个月,就收割一次。”育苗基地负责人说,收割的构树枝叶,并非直接可用,而是经过发酵,加工做成饲料。

六安市还在裕安区顺河镇建有构树产业扶贫示范基地,连片种植构树,所生产的产品由生态养殖公司负责收购,作为奶牛精饲料,据说已可替代进口的苜蓿草,产奶量比过去高出一截。

科技的力量,经常创造变废为宝的神奇。曾经被认为“不材”的构树,居然能有如此大的功用,确实出人意料。把构树养殖与扶贫嫁接,这更让人没想到。

做事情,只要有心、用心,终归会有回报。六安市花大力气建设的两个示范基地,其扶贫模式大体差不多,似乎并无多少新意,也可复制,成效却相当显著:引进杂交构树,建成产业链,流转贫困户的土地,让贫困户获利;安排贫困户就业,从事育苗、插苗、补植、除草、保养、浇水等工作。仅彭塔乡的三个园区,就成功带动三个村六十六户贫困户脱贫致富,成为名副其实的“增收工程”“富民工程”。

千百年来的一种不材之树,如今却能驱动一方经济,引导贫困人口脱贫致富,让田野里呈现新气象,长出新希望。

细数起来,身边的“不材”之物,应该还有许多。其实,那不过是我们以往的一种认识而已。要是改变观念,合理转换,加上合适的支撑,把更多“不材”变成“材”,应该也有可能。

树犹如此,其实,事事如此。

我与新中国的故事

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

曹风

小鹿觅食

心飞扬 摄

长河浪花

橘红色的光芒

□ 殷修亮

梦,从静寂的暗夜里苏醒
在星光的闪烁里
在次第亮起的灯火中
你们孤独的脚步,细细漫过
大街小巷的每一寸肌肤

无论晨雾弥漫的街区
还是狭窄幽深的小路
哪一个细枝末梢,都毫不疏忽
扶好被夜风刮倒的小树
拭去路旁石凳上的尘土
轻轻抚摸那块石头的伤痕
细心察看每片绿化区的忧伤和幸福

不在乎路人目光的冷暖
也早把亲人的劝阻丢在脑后
那身橘红的保洁服一穿
污秽和阴霾远远逃走

我想:你们是世间最朴素的魔术师
能让每一滴水都发出美妙的声响
每一棵草都跳起欢快的街舞
每一朵花都能尽情歌唱
每一树的叶子都流动着碧绿的音符
一缕朝阳,悄然
打开城市乡村的面孔
大地祥和而安宁
一身身橘红色的光芒
带给城市和乡村亮丽风景
和温馨的守候

难忘梁山县委家属院

□ 郭志民

我依依惜别梁山县委机关家属院生活的日子,如今已有34年了。

常言道:故土难忘。我曾经在这里生活了八年,虽然早已远走他乡,但我始终魂牵梦绕,念兹在兹,情系此处。一个个鲜活的身影,一张张友善的笑脸,一排排整齐的砖瓦平房,一棵棵挺拔的毛白杨树,这里当年所有的一切,都经常在我的脑海中闪现,给我留下太多的温暖、回味和眷恋。

2017年的春节,儿子从北京回到菏泽过年。除夕那天,我们开着车回梁山老家走亲访友。走近县城,儿子忽然对我说:“爸爸,咱们拐到县委家属院去看一看吧!”我欣然应允,一口答应。我心知肚明,儿子生于斯、长于斯,在这里度过了他欢乐幸福的童年,也同样对梁山县委家属院怀有一种特殊的情感和思念。

梁山县委家属院是连同县委办公区于上世纪50代初建起来的,在规划设计上颇有讲究。家属院与办公区浑然一体,坐北朝南,成长方形,大约长近300米、宽近200米。前面是办公区,后面是家属院,面积大约各占一半。院内一条笔直平坦的沥青路纵贯南北;路的两边是粗壮挺拔的北方毛白杨树。当年,家属院与办公区之间畅通无阻,没有任何隔挡,可以自由出入。每天上下班,机关工作人员只需十来分钟,就可以在家属院与办公室之间往返一个来回。

我于1975年12月菏泽师专毕业后,经过一年的农村基层锻炼,第二年年底被分配到梁山县委机关工作,被临时安排在家属院里一间15平方米的单间居住。虽然身居斗室,但我却感到格外满足。头一天晚上,我躺在这间房子的床上,心里上下翻腾起伏,久久不能入睡。我想到了自己年少读书时困苦的家庭生活;想起了高中毕业后回乡四年那苦闷、犹豫、彷徨的人生经历;想起那些至今仍在农村“面朝黄土背朝天”务农的中小学同学,一种少有的获得感、满足感和自豪感便在心底油然而生。

后来,我结了婚,生了孩子,原来那个单间已无法满足家庭生活的需要,因此,县委办公室的领导便给予照顾,把我重新安排到另外一套两间的砖瓦平房去居住。直到1985年9月,我才从那里将家搬到菏泽。

我在梁山县委家属院生活的八年间,处处感受到人也亲来地也亲。当时机关工作人员较少,安排在县委家属院居住的“双职工”家庭,总共不过30户人家。那时的住房都是清一色的砖瓦平房,左邻右舍来往方便,关系非常密切。那时居住在县委家属院里的人家,既有县委的几位领导成员,也有像我这样的普通青年干部。大家平等相处,彼此关照,情同一家,其乐融融。我永远忘不了,1977年的冬天,我母亲生病了,时任县委书记的杨成训亲自来到我家探望,坐在母亲床前问长问短,关心备至。我始终忘不了,1984年的夏天,我因赶写一篇文字材料累得两天吃不好饭,时任县委书记樊思宝的夫人,当从与母亲闲聊中得知这一情况后,立即给我家送来几斤鸡蛋。我也忘不了,时任县委副书记霍正气的夫人郭玉秋,每当遇到我年迈的母亲蹒跚地挪动着小脚去机关食堂买馒头时,总是抢先一步,把馒头买好送到我家里。当年在这里生活的八个年头,我深深体会到“远亲不如近邻”的真谛。

我搬离梁山县委家属院的头几年,母亲和儿子来到菏泽生活后,常常感到有某种失落和不适。每到春节过后,都要我送他们回一趟梁山县委家属院。母亲是想看一看她在这里天天在一块拉呱唠嗑的几位老姐妹;儿子则是再来找一找他天天在一块玩耍打逗的那些小伙伴们。

如今,32年过去了,我与儿子再一次来到这里。

机关办公区是进入家属院的必经之地。我让儿子把车停在办公楼前的停车场,然后下车步行,一路来到既感熟悉又觉陌生的家属院里。这里早已物是人非。走近当年我们住过的房屋和院落,只见大门紧闭,悄无声息。虽然我们很想进去再看上几眼当年住过的老屋,但我们却没有勇气敲开这个曾经属于自己的家。因为这里不知换了几茬主人,早已不属于我们了。我与儿子木然地站在那里,呆呆地看着这里逝去的一切。身边不时有人走过,但我们一个都不认识,也没有人给我们打招呼。此时此刻,我顿时涌起一种“少小离家老大回”的感觉,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。32年前在这里发生的一切,如今都随着时光老人的脚步匆匆而去。我在这里沉思着、遐想着。不禁悲从中来,感到有一种难言的惆怅和酸楚,眼眶里顿时湿润起来。再看看儿子的脸上,似乎也流露出一些失落伤感的表情,站在那里左顾右盼,眼望着那不时进出的人们,好像在搜寻着他儿时那些小伙伴们的身影。

时间仿佛就在昨天。梁山县委家属院始终是我情感之所系。我在这里迈出了人生重要的一步,走向了更远更高的地方;我在这里完成了自己的终身大事,找到了称心如意的伴侣;儿子在这里呱呱坠地,一声啼哭来到这个世界;母亲走出早年的困苦生活,跟着我在这里享受到一段晚年幸福时光。时光不能倒流,但情感却难以割舍。

据说,去年梁山县委机关已经搬到地处梁山东部的新城区。结合城市改造,原来的县委办公机关和家属院将要全部拆掉,重新建为新的商业区。这意味着这里原来的一切将不复存在。我曾经居住过的老屋和院落,只能作为一种记忆和回味了。

心香一瓣